



# 山河

冥灵〇著

只为你  
喧嚣

情深纵不寿·相思已清狂  
Always Only You

——情丝尽处·烟云王座  
青丝落雪·荆棘满怀——

雁北堂出品

中国POV幻言开山巨作  
皇帝冥灵手绘山河长卷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# 山河

冥灵〇著

只为你  
喧嚣

情深纵不寿·相慕偏情狂  
Always Only You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河只为你喧嚣 / 冥灵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10  
ISBN 978-7-5500-1526-5

I. ①山… II. ①冥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5017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9 楼 邮编: 330038  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  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  
E-mail [bhz@bhzw.com](mailto:bhz@bhzw.com)

书 名 山河只为你喧嚣  
作 者 冥 灵  
出 版 人 姚雪雪  
出 品 人 铁 鱼  
责任编辑 王丰林 程 玥  
特约策划 王 黎 王明旭  
特约编辑 王明旭  
封面设计 △介设计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 
开 本 1/32 880mm × 1230mm  
印 张 9.5  
字 数 210 千字  
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35.00 元  
ISBN 978-7-5500-1526-5

---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5-36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兰霖：

翻遍天书改因果，却发现姻缘书上，无你我。

我的山河为你喧嚣了一生，而你从来不曾为我着迷。我的爱情是有毒的，谢谢你从来就不需要它。

玄武千寻：

我从不害怕，从不沮丧。

王权、财富、珠宝……都是烟云，稍纵即逝。

谁也无法从我心中夺去我的爱情，除非死神。

凜央子：

我不需任何王权的凭证，我只想要一个生命的图腾。

在我的漫漫征途之上，无论煎熬过四季又四季，我都明白，我所追随的不是日月星辰，而是玄武千寻。

目

录

---

|     |    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|-----|-----------|
| 001 | —— | 第一章 | 血澜与冰湖     |
| 016 | —— | 第二章 | 龙与火之殇     |
| 037 | —— | 第三章 | 奴的禁忌      |
| 058 | —— | 第四章 | 迷梦与旋涡里的公主 |
| 083 | —— | 第五章 | 杀律与戒律     |
| 100 | —— | 第六章 | 吞金老人的占卜   |
| 123 | —— | 第七章 | 真龙        |
| 132 | —— | 第八章 | 禁城·皇权·倾天  |
| 149 | —— | 第九章 | 太后的诡秘     |
| 171 | —— | 第十章 | 王朝·波谲云诡   |

目

录

|     |    |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|------|----------|
| 288 | —— | 第十七章 | 狐妖之恋     |
| 266 | —— | 第十六章 | 夜宫迷情     |
| 248 | —— | 第十五章 | 砒霜一样的朋友  |
| 228 | —— | 第十四章 | 杀心美人     |
| 217 | —— | 第十三章 | 被霜雪封印的少年 |
| 200 | —— | 第十二章 | 紫阳花之约    |
| 185 | —— | 第十一章 | 雀占龙庭     |

## 第一章 血澜与冰湖

### 玄武峰

白雪刺眼。

陷在雪中的无助身躯上，架着十柄莹白色钢刀，每柄钢刀的首端都握在一名锦衣宫人的手中。不远处的血泊里是一匹被拦腰斩断的飞马。

一只玄色金丝暖靴，缓缓探到少年的头下，无情地抬起了一张失血惨白的脸。

“最后一次问你。”凛冽的语调，从一个白发白眉的清瘦少年口中吐出。说是白发白眉，阳光下发丝又泛着一丝蓝绿的水色，好似瞬间结霜的夏日湖面。白发少年的脸色阴鸷狠毒：“说，你把姜王妃藏在哪儿了？”

随即，白发少年却又面色一改，用一种极其阴柔的语调说道：“唉……兰玥啊兰玥，你贵为江南才子之首，竟然一点都不识时务。再过几天就是八月十五，你家中父母还在等你过节呢，你何

苦把自己埋葬在这冰天雪地的玄武峰上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地上的少年颤抖着，全身披雪却冷汗淋漓，他看着自己两只血肉模糊的手掌惨笑不禁，“十指尽断，我还要什么才子之名。笔不能再提，酒不能再饮……至于父母……”

“是啊，即便是青梅竹马的恋人，能比父母重要？何况姜姝早已是皇帝的女人，一个戴罪在逃的妃子，值得你拼掉性命救她？你才十七岁的年纪，招出她下落，我们立刻送你回江南，我买十座书院给你，雇百名读书人给你录写，你依旧做一个感花伤月的吟诵诗人。”

兰玥忽然闭眼沉默，像是动了心，片刻后摇头，无声哀叹：“也罢，也罢，我并不想无声无息死在这寒岭之巅。你近前来，我告诉你姜姝的下落，她就在……”

兰玥残肢一阵剧痛，不由换了口气，无力地垂下头去。

白发少年急忙一振狐皮轻裘，弯腰俯身去听，就在耳朵凑近兰玥嘴旁时，兰玥竟抬头一口咬住他的耳坠，狠狠吞咬，金耳钩瞬间撕裂了白发少年的耳垂，鲜血顿时飙了兰玥一脸。白发少年捂住耳朵，咬牙切齿地跌退了出去。

兰玥含血将耳坠朝雪中一吐，仿佛还有话要说。白发少年却抽出了自己的佩刀，一刀挑入他的口中，刀尖从后脑勺穿刺了出来。美少年的头颅如疾风撕破的兰花瓣，浸血堕在雪中。

白发少年面无表情地抽回宝刀，在兰玥的衣服上反复擦去血污。

唯一的知情人死了，这冰雪之地，再去找谁问王妃的下落？总不能将这雪山一寸一寸翻找过去。十名宫人面露难色，却没有开口问。他们手忙脚乱地掏出药和纱布来为白发少年处理伤口。

但那曾经圆润的耳垂已经豁开了无法弥补的裂口，变成两片血淋淋的肉，鲜血一直蜿蜒到脖颈里去，染红了狐裘披风和披风上绣工精湛的白鸦图案。

兰玥万死都难消他心头之恨：“你们把这个人喂鹰与狼去！让他的魂就算回来，也看不到自己丁点尸体！”

“遵命！”十名宫人应道。

“姜姝，就算将这座雪山翻过来，我也要活捉你回宫！”那个凛冽的声调再次从白发少年的口中响起。“啊！”他冲前方怒吼一声，声浪狂乱，仿佛掀起了一阵巨大的雪暴。

## 江南兰庭酒坊

一滴一滴的水声，不像是在地下石室中回荡，而像是在一座幽谷石洞中。水声神秘悠远，叩动人的心旌。江南闷热的夏天，兰庭酒坊的地下石室里竟无一丝暑气。空气中弥漫的尽是酒香。

正在神龛前上香的少年，祈祷之语尚未出口，三支刚点燃的香竟毫无来由地拦腰一断为二，香头烫到他的手。少年眉间一皱，心脏忽然剧烈抽搐地疼痛起来，他捂住胸口低下身去，喉头一声痛苦的呜咽，随即鲜血便涌出了嘴唇，滴落在双膝下的蒲团上。

“霖儿……你怎么啦？”身后的中年妇人急切地问道。问话人正是兰家的女主人，兰珉。在她身边静静站立的儒雅男子是她的丈夫，兰襄带。

少年不顾疼痛，匆匆拿起一把铜钱往地上一抛，大凶之卦。

少年这才无奈道：“怕是兰玥已遭不测。那个白头少年提督找不到姜姝的下落，一定会重返兰家，到时兰、姜两家恐怕要有灭顶之灾。”

“玥儿！”妇人听闻一子已死，不禁失声痛哭，兰襄蒂面露悲色，仍是坚强地抱紧妻子在怀中，任她哭湿了衣衫。

“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，若不是我心生攀龙附凤的贪念，执意将女儿送进宫去，也不会招来今日这杀身之祸，还连累了你们兰家。”神龛后侧站立着另一对夫妇，前三品镇海将军姜霎与妻子姜沐雨。二人悲伤对视，相拥而泣。

“兰家的儿子与婢女，姜家的飞马。你我两家怎么都逃脱不了干系。吾子兰玥难舍旧情，一意孤行地引开了白鸦，就没有活着回来的打算。他心底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让姜姝好好活下去。”

“此刻，姜姝在南去的货船上，已经离开了本国的海域，应当是平安了吧。”姜沐雨计算着时辰，语调却带着迟疑，希望丈夫能给她一个肯定的回答。

石室入口却传来轻盈的响声，那是江南绸的裙底摩挲在地砖上的声音。

“父亲，母亲，不孝女姜姝在此。”姗姗而来的女子迎向众人的目光，一下跪倒在地。

“你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姜沐雨瞪大双眼，怎么也不能相信，牺牲如此大代价救走的女儿，竟然任性地回到最危险的地方。她又气又急，差些晕倒在丈夫怀中。

姜姝在哭，凄凄望着前方少年问道：“兰霖哥哥，兰玥是不是已经遇害了？”

兰霖低首，无言以对。石室中哭声一片。

姜姝点点头，泪如脱线珍珠。“兰玥既死，姜姝也不愿苟活在世，更不愿拖累两家老小。来时我已经服下毒药，片刻后将离开人世。请将我的尸首交予白鸦带回宫中复命。父亲毕竟曾是三品将军，对社稷有功，他们取得我的尸体，定不会再为难姜、兰两家。”

“姝儿啊，你怎么这么傻。”姜沐雨扑上前一把抱住女儿，只觉得肩头一湿，侧脸看去，姜姝七窍涌血，已经毒发。

“这是何苦，这不是白白赔了兰玥的性命，糟蹋了他的一片苦心。”姜雯痛心疾首，上前与妻子一同抱着即将香消玉殒的女儿。“到底你都没有说出你在宫中受了什么委屈，告诉爹爹，爹爹还能去御前为你喊冤。”

姜姝摇头苦笑，奄奄一息：“白鸦只手遮天，哪还是龙目能看清的天下，女儿死后，爹爹也不用再对这个王朝有何期盼，好好做个平头百姓，不用管谁在做皇帝。女儿最后求您一事，女儿与兰玥生不同衾死同穴，求您将我们的衣冠冢悄悄埋葬在一起。”

“为父我亲手造就的悲剧，如今还有什么脸面阻拦，只要你兰爹爹也答应……”姜雯悔泣道。

毒液在姜姝体内游走，秀美的容颜，此刻密布着青紫的血筋，全身如针扎火燎一般剧痛。但她脸上却浮出了一丝圆梦般的笑容，她望着兰玥的父亲，柔声问道：“兰爹爹，你可答应我，我们……”

兰襄芾默许地点了点头，兰珉则痛哭不已。

姜姝的眼光无力浮动着，轻轻飘落，最后一次目光相交是与兰霖，万般情愫淡化如水，但她只字未提，脖颈向后一仰，彻底

断了呼吸。

妹儿！姜家夫妇哀号着，石室内一片凄绝的哭声。

## 玄武峰悬崖

三步开外就是万丈深渊。

一袭胭脂色披风在风雪中猎猎翻飞。帽檐已被一箭射破，一络散发之间，露出了少女娇美的容颜。她的神色又惊又恐，心头却又抱定了必死的决心，原本快步向前冲出去，便能纵身跳下万丈悬崖，可现在空中的道路被一双巨大的白色翅膀遮挡住了。

翅膀的主人，她认得，他刚到兰家时，她心中还嗔了一声这少白头好生俊俏，到底是宫里来的少提督，身姿挺拔，眸色如四月春光，全身上下无不透着威风，姿容竟不比闻名四方的美少年兰霖少爷差几分。

可偏偏想不到来的竟是一只来索命的白夜叉。

她惊魂未定，却又担心起兰玥公子的安危，急得在原地一次又一次环顾，但是除了包围着她的白鸦们，并不见兰玥的踪影。

除去她帽檐的刹那，白头少年发现自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方才千刀万剐兰玥的怒火未曾消散，如今又愈加熊熊燃烧起来。

“你是什么东西！竟敢乔装成姜王妃，和兰玥一起欺诈本座！”

少女噙泪颤抖着，没有回答。

少提督停在她面前，一边收起翅膀，一边掐住她的面颊，竟将她缓缓提离了地面。“你们要换着花样作死，我成全你们。”

少女泪流不止，缓缓闭上眼睛，只求一死了之。

见她如此安静，少提督忽然变了心意，一把松开她，阴阳怪气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姜妹的什么人？你好好告诉我，我给你一个救姜妹的法子。”

女孩年少天真，跌跪在地还嘤嘤哭了几声，听他说话，转又睁着一双无辜泪眼望向他：“我是兰家的婢女，兰桥。与姜家小姐并无关联。只是不忍心见兰玥公子为救姜小姐心焦。”

“哦……所以你是喜欢兰玥。”少提督一语道破少女的心思，“嘿嘿，全是愿为情死的痴情种。”

兰桥害羞地再次低下头去，默不作声。

“我们追姜妹追了大半个月，从京畿到江南，竟追到这寒天雪地里来了，我是早就心累体乏，懒得再折腾。你一个小小的奴婢既然愿拼得一死救姜妹，不如成全你吧。”说着，少提督从怀里抽出一把玛瑙柄匕首，朝她膝前一扔，“你把脸划花了自尽吧，到时候我就提着你的尸首回京复差。”

兰桥心一紧，蒙了半天，双手哆嗦着想要碰触那柄匕首，却又不敢握住。

“横竖是死，怎么又不敢了？”少提督冷笑，“不是要帮姜妹吗，冒名顶替就要做到一了百了。”

可是跳崖不过是眼一闭心一横的瞬间。而自毁容貌死去，正值花样年纪的女子，怎样忍心下手。兰桥边想边哭，眼泪打湿了匕首。

“再不快点，我可就改变主意了，兰玥伙同婢女欺君罔上，窝藏逃妃，整个兰家都脱不了干系。你是要成全了你们这番苦心，

还是等着看兰家被满门抄斩呢？”

兰桥低头只是哭。

少提督嘴角不耐烦地一歪，左手运功，显然是起了杀心。

女孩却颤巍巍举起了匕首，闭上眼用尖刃朝脸上割去，淋漓鲜血顺着指缝流下。

“哈哈哈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不够深，这边，这边再来一刀。”少提督愉快地叫嚷起来。

于是一刀接着一刀，直至血肉模糊，匕首才从兰桥手中绝望地滑落。剧痛使她无法说话。而他揪紧了她的头发，仰起她的脸，收了笑意，无情地说道：“你可真丑。你心爱的兰玥已经死啦，去地府找他吧！”

随即一掌将她推下了万丈悬崖。狂风夹雪，裹着一袭红裙的兰桥，鲜血与眼泪像是抛撒的千万粒细珠，朝空中飘散，皆是女子的痛苦与心伤。

直到眼看着兰桥坠入悬崖下的冰湖，少提督才满意地正了正衣冠，从牙缝里冷冷吐出一句话，又是那个寒冷的音调。

“这就是欺骗我凛央子的下场。”

## 姜府大厅

镶大理石面的紫檀木茶几与座椅已被一并撤下，姜府正厅东西两向的柱子都挂上了白布白幡。厅内停着一口新棺，棺中是姜家的长女姜姝，曾在一夜间享尽皇宠的新妃，又在一夜间成了罪

人。如今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。

姜沐雨一直守在棺旁，用打湿的绢巾细细为女儿擦拭血污，女儿生前最爱洁净，她不能让女儿一身脏污地离去。

血迹收拾完后，姜沐雨又为女儿细细化上妆粉与胭脂，忙了一整天，粒米未进。姜家幼子姜江，年方五岁，并不懂亲人间生离死别的伤痛，捧着几颗琉璃珠蹲在墙角，指挥着一行蚂蚁玩。

庭院中忽然传来翅膀振动的声响，姜江以为是家中的天马飞回来了，拍着巴掌跑了出去。空中降落的却是之前来过的白头小哥哥。

“白乌鸦！白乌鸦！”稚子无知，只记得白头小哥哥的披风有个好不威风的白鸦标记，一边拍手一边喊嚷。

凜央子尚停在空中不屑一顾，姜霎从厅内一个箭步冲过来，将幼子一把抱起，朝后退回到安全的位置。凜央子知道他身手依然矫健，也清楚他曾经是先帝器重过的将军，姜霎负伤后辞官回归故里，先帝赏赐了姜家一匹极其珍贵的飞马。

现在马被他杀了，兰家的儿子也被他杀了，只带回了一双染血飞翼和一颗首级，凜央子派手下在外看守着它们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并不愿用这两样东西来逼迫姜、兰二家就范，只怕到时犯了众怒，两家人要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。

凜央子缓缓降落，迎面看见的是座灵堂。

棺内所躺的女子正是他寻找多时的姜姝。凜央子不由双眉一紧，不知道内里又要什么诈。

“我女儿的尸身在此，请少提督念在我曾为先帝为社稷效力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儿上，好好将她的棺椁带回京城吧。就说